

爸爸妈妈的几篇旧作

李芸莉 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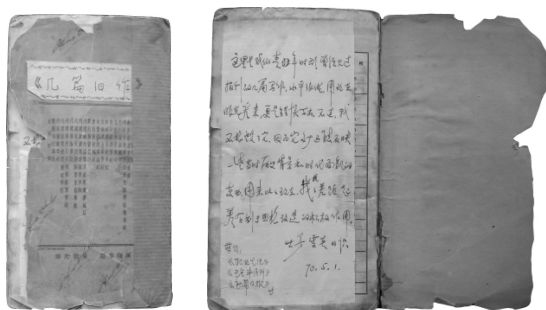


爸爸妈妈的几篇旧作

李芸莉 编



爸爸妈妈 1941 年摄于上海



剪报簿《几篇旧作》的封面与扉页



收录爸爸文章的资料辑

写在前面

2008年4月，妈妈以86岁高龄辞世。赴沪办完丧事回来后，我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愣神。我在想家，想妈妈，想爸爸，想我们李家门，我在想该为我们这个家做点什么能留给后代的事。

我爸爸名李世芳，1918年生于宁波。爷爷是个旧式的读书人，奶奶是个没有文化贤妻良母式的小脚女人，家中人口多，靠爷爷办私塾，辛亥革命后改办私立小学，勉强糊口。1933年爸爸15岁时由亲戚介绍到上海五金店当学徒，经过他自己努力，三年满师后，当上了高级职员。期间，加入五金界进步团体益友社，参与《五金半月刊》编辑工作，后参加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业余高中文化补习。1943年与别人合伙开了家五金店。1956年全市私企公私合营，五金店并入余丰螺丝厂。1950年任上海市五金商业同业公会执委，

2 | 爸爸妈妈的几篇旧作

1956 年任上海市南市区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并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改革开放后,任上海市南市区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

我妈妈名徐雯英,1922 年生于宁波。外公家中吃穿不愁。爸爸到上海学徒,曾一度借住在外公家。妈妈读到初中毕业。抗战爆发时外公已逝,大舅带全家逃难去重庆,妈妈与全家失散,一人在上海、无锡、常州一带做工。结婚后,一直操持家务,服侍公婆。解放后参加工作,在上海纺织综架厂任会计,十年动乱中因人诬告为特务,在单位挨批斗,下车间当冲床工,抄家,1970 年平反,一直工作到退休。

爸妈生我们兄妹 6 人,老三禹莉幼年夭折,我们五个长大成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一度 4 人在外地工作。大哥尧臣在武汉读完大学去了甘肃。大姐舜莉在武汉读完大学去了四川。我初中毕业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弟卫臣初中毕业去了江西插队。小弟燕臣终于留在上海爸妈身边。经过多年的努力,大哥、大姐、大弟先后回到了上海,我则落脚在北京。虽然我也常常回沪探亲,但总不是在一个城市里生活那样想见

就见的方便。如今我们五人都有了自己的小家，李家门的历史如何传承下去呢？

后来，在爸爸精心保留的老照片基础上，我编印了一本题为《阿拉一家门》的相册，受到了全家人的赞赏和喜爱。爸爸特别高兴，又找出了他多年保存的宝贝：他和妈妈年轻时发表过的文章的剪报，以及他后来写的收入一些文史资料集的文章。我很兴奋，这些东西太珍贵了。

最难得的是那本剪报簿。用来贴剪报的小册子本身就是件古董，是浙江兴业银行1940年9月印的《教育储蓄存款章程》，宽10厘米，高18.5厘米。封面上爸爸贴一白纸条，上书《几篇旧作》，扉页上又加一简短附言，爸爸手书：

“这里是我们青年时期曾经见过报刊的几篇写作，水平很低，用现在眼光看来，更是错误百出。不过，我不想毁了它，因为它多少还能反映一些当时历史背景和时代面貌的东西，用来比比现在，找找差距，起着有利于思想改造的积极作用。

剪自：《职业生活》、《五金半月刊》、《新闻日报》等

世芳 雯英同识

1970年5月1日”

剪报簿里整整齐齐地贴着爸爸妈妈年轻时见报的文章计39篇，竖排繁体。剪报簿纸张已发黄发脆，翻阅时会有边边角角的碎纸屑掉下来。另几本资料年代近些。

我决定把这些材料录入电脑，编印成册，让爸爸把玩，也为李家的历史留下点印迹。这一录，竟也有四万多字，够印一本小书了。

全书一共有稿件43篇，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中爸爸38篇，有用真名李世芳的，也有用笔名李融、仲骥、储道、百流、芳、世芳的；妈妈4篇，有用真名徐雯英的，也有用笔名余瑛、余仁、徐溪的。有解放前的38篇，解放后的4篇。最后1篇署名李伯龙，是大伯伯的，所写之事与爸爸的益友社有关，所以我也录进去了。

爸爸解放前发表的主要是《五金半月刊》上的《市况短评》类的分析文章，这些应该是从五金市况这一个角度最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还有一些散文，最真切地反映了爸爸妈妈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从这些文章看来，爸

爸妈妈年轻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在工作生活之余,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参与了历史。这是我们子女所不曾了解的一面。

从后面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爸爸当时是《五金半月刊》的编辑,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在《五金半月刊》上。但从发表的日期可以看到,往往在上一期上,爸爸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几篇文章,最多的一期上有6篇,同一期上有3篇、2篇的常见,可见当时爸爸的勤奋。想想在那动荡的环境中,完全是在业余的时间里要写出这么些文章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爸爸并没有读过多少书。

我录入的内容都请爸爸过过目了。由于时代和地方方言的原因,有些词汇和标点的用法和现在不同,但我力求保持原貌,应该还是可以读懂的。我用爸爸剪报簿的标题来为本书命名。我想有这本小书和那本相册,可以留给李家门的后代。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从这个家庭走出来的。

李芸莉

2011年5月8日

于北京方舟苑

目 录

最近五金市况(1939年10月7日)	
.....	李世芳 / 1
我生活在纱厂里(1939年11月15日)	
.....	余 瑛 / 5
衰落中的五金动态(1939年12月6日)	
.....	李世芳 / 9
归途(散文)(1939年12月13日)	
.....	李世芳 / 12
新年杂感(1940年1月)	
.....	徐雯英 / 16
电车又涨价了(1940年1月17日)	
.....	仲 骥 / 18
市况半月纵横谈(1940年8月16日)	
.....	李 融 / 22
短感(诗一)(1940年8月16日)	
.....	李 融 / 25
夏日游园回忆记(1940年9月1日)	
.....	李世芳 / 26

2 | 爸爸妈妈的几篇旧作

市况半月纵横谈(1940年9月1日)
..... 李 融 / 30

秋夜偶感(1940年9月16日)
..... 仲 骥 / 32

五金业职员的职业观(1940年9月16日)
..... 李世芳 / 34

中秋杂谈(1940年9月16日)
..... 徐 溪 / 37

五金业职员的战后经济生活
(1940年10月1日) 李世芳 / 39

中秋节后之上海五金业(1940年10月1日)
..... 李 融 / 42

如何开辟我们的园地(1940年10月1日)
..... 余 仁 / 44

从太平洋局势说到上海五金业
(1940年10月16日) 李世芳 / 48

上海五金业的回顾(1940年11月13日)
..... 李世芳 / 50

市况短评(1940年11月30日)
..... 李 融 / 60

市况短评(1940年12月20日)
..... 李 融 / 63

目前上海铁的问题(1940年12月20日)	
.....	仲 骥 / 66
新年小言(1941年1月10日)	
.....	仲 骥 / 70
市况短评(1941年1月10日)	
.....	李 融 / 74
致莫忍先生(1941年1月10日)	76
岁首颂词(1941年1月10日)	
.....	园 丁 / 78
最近五金涨风的透视(1941年1月10日)	
.....	储 道 / 80
囤积者(1941年1月10日)	
.....	芳 / 83
五金界的温故知新(1941年2月28日)	
.....	世 芳 / 88
往事莫忘(1941年2月28日)	
.....	储 道 / 91
市况短评(1941年2月28日)	
.....	李 融 / 93
五金出版社征募经费缘起	
(1941年4月30日)	95
半年来本刊经济状况(1941年4月30日)	
.....	李 融 / 97

4 | 爸爸妈妈的几篇旧作

关于《征募特刊》的任务与意义
（1941 年 4 月 30 日） 世 芳 / 102

市况短评(1941 年 6 月 25 日)
..... 李 融 / 105

教育事业在五金界(1941 年 6 月 25 日)
..... 仲 骥 / 107

重庆五金界杂讯(1941 年 6 月 25 日)
..... 百 流 / 110

市况短评(1941 年 7 月 16 日)
..... 李 融 / 114

从国际动态说到上海五金市场趋势
（1941 年 7 月 16 日） 仲 骥 / 116

螺丝钉的故事(1960 年 5 月 20 日《新闻报》)
..... 余丰螺丝厂私方人员 李世芳 / 120

记《五金半月刊》
..... 汪 涛 李世芳 / 124

我所了解的乌兆荣
..... 李世芳 / 142

难忘的十个年头
..... 李世芳 / 147

忆蚁社与益友社的合并
..... 许德良 李伯龙 / 150

最近五金市况

1939 年 10 月 7 日

李世芳

上海近几月来因黑市外汇的暴缩,英汇由八便士直泻六便士二五,五便士半,直到最近四便士进关,这中间上海的投机家都十分的活动,从中取利,使法币对外的价值低落,因此造成物价高涨的现象。五金界在战前的三便士半时间止,市价的上涨也很惊人,比较注重些的钢条铁条钢板,在八便士时候为十三至十四元(以 50kg 算,即为俗呼市担)欧战前的最近,逐涨至廿五至廿六元,铜锡大概涨起一倍,铁管涨得最厉害了,大约加上一倍多,零星杂件还要涨得热昏,差不多一倍二三之谱,有时因时局关系,存货底薄某花色一经某方掳办,市上即告奇缺,甚至断档,而价格也狂高,这都是欧战前的大概情形。

自但泽问题酝酿开始,五金界的眼光都相当利锐,以为大战是难免的,所以人心不安定起来,厂方不约而同的采办存货,货价继续提高,这时候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准足市面,只凭卖方凭良心



讨价为定,有几家比大概特别高上几成,这种讨价可以说他是“瞎喊”,其中有几种原因:一、后批到货,外汇结得不好,成本较高,即使有几家幸运地有不少的外汇预早买进,但是他的主见,是以眼前的汇票结算,二、有几种货物譬说货价已超过后到成本时,五金界还得踌躇徘徊,或者不得已的应市零星小数,因为几成的利获,还不够满

足他们的欲望，三、众料欧战必定难免，一旦爆发，市场还要积极变化，洋货来源断绝，所以要实现理想中的如意算盘，不得不囤居起来，无意卖出因而“瞎喊”。

欧战爆发，自九月一日至十日这几天的涨风最活跃了，市况狂乱，同时投机家因为现金和外汇渐趋稳定，投机活动受到了相当限制，于是念头转到囤积洋货方面来，都认为发财时机已到，争起掳购，情况也可说我个人从未见过，九月七日五金业同业公会因见到市面的狂涨不得不撕碎本年七月廿二的公议价单而重新议价。这次议价对七月廿二的比率由七八成至一倍不等，这中间大半的原因就是由于投机者的囤积居奇，甚至听见人说，公馆房间里也堆置铁板等货，这虽不曾目见，但也并不是完全谣言，多少有几分事实的。

眼前市价渐趋疲跌，这中间也有几点原因：一、天津遭到严重水灾，客帮停办。二、德波战事将告段落，有和平之谣言，三、货价过高，本埠购买力大减，市况比较萧条。四、大资本家的囤积逐渐放出，一般步大资本家后尘的中上层职员，

他们东凑西拼的也来干“小囤积”，现在市价渐渐快回到自己买进(已经涨上时)的价额，都心慌起来，争先脱手，五、洋货逐有进口，据报载：(从略)“德商礼和洋行经理之洋针，在欧战前每箱二百余元，欧战初兴时八百元，以后逐步看高，竟到过三千余元，最近已跌至一千七百元”，这中间可以看出市价也并不是仅仅五金在回跌中，且而五金的回跌程度是很慢很慢，和欧战初兴时的高涨程度的速率对比是相距悬殊了。